

蘇俄東進與亞洲新形勢

周力行

時代雖已進步到向太空發展，但必須有海、陸作基地。十六世紀是葡萄牙、西班牙的海權時代，十七世紀是荷蘭、英、法分享的海權時代，十八世紀以後是英國海權獨霸的時代，她們都已先後衰落的原因，在於沒有充分的陸權支援。以故二次大戰後海、空獨霸之美國要圍堵其假想敵人，要援助夾縫中之落後國家，以便在海外遍設基地。

短短不到卅年之時間，美國又要放棄東半球自白令海峽經日、韓、台、菲、以至東南亞之圍堵半弧，而將以關島為其國防第一線了。此一轉變，乃因與其對手勢力之消長，實逼處此，乘虛而來者自為蘇俄勢力。

蘇聯本是陸權大國，帝俄時代所夢想而建設之海軍，波羅的海艦隊敗於日俄之戰，頓成泡影。為運送飛彈於古巴，在加勒比海被美阻回，更念念不忘此辱。迨製造韓戰越戰拖垮美國，挑起以阿戰爭插手中東後，其新建之強大海軍也就藉埃及之陸上支援而開到地中海了。繼而印、俄同盟，另一支艦隊活躍於印度洋了。目前它要求麻六甲海峽成為國際水道，菲律賓供給加油港口，而將開一支艦隊進入太平洋了。

蘇聯所以如此者，在軍事上是它的海軍實力三年之後即可超過美國，但缺乏立足點與港口。在政治上是美國想擺脫亞洲所鼓勵，與毛匪勾搭所促成。自尼克森總統發表訪匪聲明之後，蘇聯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，簽訂印俄友好同盟條約，而獲得十四天擊敗巴基斯坦之戰果，使美、匪無法還手之一擱，血痕俱在。現又與孟加拉訂立廿五年友好條約，與蘇、印條約內容相同。這等於南亞的三國同盟，蘇俄印度洋艦隊之別墅，毛共西側之七首。使美國第六艦隊不敢睥睨，而望日本艦隊也開入印度洋，增加聲勢。更使美

、匪之勾結打了三折。

乘美、日關係之低潮，蘇俄外長葛羅米柯即於一月下旬訪日，侈談亞洲集體安全之老調，日本對此雖另有顧慮，僅作表面和聲以嚇毛共，但對開發西伯利亞，取得煤炭、石油以解決其不足之熱能，則甚感興趣。果能如蘇俄之願，由日本負擔三分之一的（十億美元）資金，作十年至廿年之開發，由秋門（Tyumen）敷設一條大油管至蘇俄東方國境港口的拿霍特卡（Nakhodka），供應蘇聯的遠東艦隊，那就等於軍事合作了。究竟如何，當俟佐藤首相訪俄後才見分曉，只要蘇俄對所佔四個小島讓步，日本也不過還價而已，諒不至完全拒絕。此舉果成，美、日關係即折散一半。對毛共之東側，尤其渤海黃海方面，又架上了直接瞄準的大砲，對美、匪接近之影響，再打個三折。

所以蘇聯叩印尼、馬來西亞之門，握日本之手，是其東進打碎美國當年圍堵線之雙鉗。輔以世界共產情報局之成立，以孤立毛共；歐洲和平會議之進行，以除後顧之憂；中東糾紛之長期僵持，援助北越之加強，掌握印、孟之條約化，以洞開美國之大門；艦隊訪問古巴之頻繁（再不會有加勒比海攤牌事件），以威脅美國之後院；進而要求尼克森保證不與毛匪聯合對俄。這一連串有板有眼的行動，構成了蘇俄東進的世界戰略。

我們誠然要消滅共匪，但回顧往事，蘇俄東來，絕非亞洲之福。

就麻六甲海峽而論：雖然美、英、蘇、日與其他若干國家都認為麻六甲海峽是國際水道，已歷數世之久，但現在情勢不同。第一、以前的領海都限於三哩，現因火砲射程加長，包括蘇俄在內之若干強國，已宣佈其領海為十二哩，因此印尼、馬來西亞所宣佈得到泰國、新加坡所同意的十二哩領海，自

亦有理，而麻六甲海峽僅廿四哩寬，除去印、馬之領海外，並無空間可稱公海。第二、二次大戰以前，英、美、日之海上勢力略相伯仲，三強之間無劇烈衝突，儘管如此，英國在新加坡仍有設防。現在太平洋之安全，徒賴美國維護，麻六甲海峽倘爲無主之水道，無異對新興之海上強權大開方便之門。第三、印、馬在實質上任由各國船艦自由通航，在法理上視爲私海，以便訂立規章，保持安全，避免污染，對強國爭奪該水道或運輸軍品於不友好之一方，則有阻止或封閉之權。對自由、和平並無妨礙，而未可厚非。

麻六甲海峽狹窄而長（約二百七十公里），若能在兩端之新加坡與吉隆坡設防，即可相當有效的阻止侵略勢力，任何海空軍欲加攻擊，即等於封塞。站在維護和平之立場，亦不必反對。

在半年個世界對美國失望而欲另覓靠山之際，印、馬能有管制麻六甲海峽之主權意向，可謂空谷足音。但不知明年即行召開的海洋法國際會議，美國將持何立論。

蘇俄在要求麻六甲海峽爲國際水道之同時，又求菲律賓撥其北部拉由林省面臨中國海的聖佛南多港，作爲蘇聯船隻加油站。因柯錫金向馬可仕夫人許以多方面之援助，非國並將給予蘇俄國家航空公司以在非營業之權利。有此二者，即可沖消美國在非之海軍基地，及美非之傳統友誼。

非國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與匪、俄接觸，當然是不願落美、日之後的主動外交。殊不知美之親匪，意在把圍堵蘇聯之責任嫁禍於毛共，即在海上後撤在陸上前進一種以退爲進的如意算盤，後果如何姑且不問，美國本土畢竟一時尚無威脅。日本在科學工業上之國防潛力，亦有恃無恐。菲律賓之舉措，未免引狼入室之險，而令人不勝杞憂。

就我中華民國而言，蘇俄東進無助於我之討毛救國，因匪、俄之衝突一旦發展爲戰爭，在空間上是全面的，我們反攻在政治上也是全面的，在軍事上初期則爲局部的，如我與蘇夾擊毛匪，無論海陸空蘇俄皆比我交綏早而進展快，果爾，不啻前門驅虎後門進狼，不問是否繼續抗俄，革命任務終未完成，大陸同胞終不得救。故我之光復河山，必如總統所言不用外國一兵一卒，僅需精神與物質之支援而已。

且美、匪妥協，台灣之安全並無問題。在原則上說，我們等待已久，共匪來犯即我毅然登陸無可選擇之時。在地緣上說，台灣是美國之前哨，是日

、非之門戶，台灣有事，美國真的非退後八百公里至關島不可。對菲律賓則朝發不待夕至，與非共裏應外合，其後果不堪設想。屆時北韓亦將蠢動，南北威脅，日本何以安枕。簡言之，台灣之安危即東亞之安危。毛共北臨強敵，內多暴亂，能否來犯，猶其餘事。故萬無借重俄力增加紛擾之必要。

何況非、日之拉匪，旨在製造複雜形勢，對美討價，包括美國在內，事實上非與我一條戰線不可。然此非云不用外力反攻却靠外力自保，端在不憂不懼不惑，求之在我而已。既有中流砥柱之地略條件，加上澈底反共之人文力量，必可造成時勢，轉移近視政治而無疑。

是則要阻遏蘇俄之東進，首在亞太自由國家支持印、馬十二哩領海之合理主張，並協助麻六甲海峽之設防，以抑禦強權政治。次在菲律賓不做「以俄、毛爲中心的亞洲安全體系」之夢。菲律賓一面聲稱「要將結盟之國防形態改變爲單獨防衛形態」（三月廿二日馬可仕總統在軍人節慶祝大會之言），一面以其第一夫人訪俄，似有棄舊好而結新歡之矛盾，吾人冷眼旁觀，實難苟同。

其三、在日本之不忘我國寬大政策，與美國一手提攜之惠，而從大處遠處着眼。蘇俄東進，亞洲竟是誰家之天下？對馬海峽之恥，蘇俄宣戰七日日本即告投降之痛，雙方豈皆忘却？恩怨不分，是非不明，大勢不顧，豈政治家謀國之道！

其四、在美國不必妄自卑怯已屆殞落之前夕，而亟速設法挽回盟友之信心與助力。最低限度，對美、匪上海公報「反對任何國家在亞太地區建立霸權」之言，要接受考驗。否則，印、馬難以堅定立場，非、日無從收篷轉舵。萬一美國不能即早覺醒，惟賴我國堅決支撐，力挽狂瀾，執救國之大纜，行救世之正義，仍足以阻礙共黨勢力之東進。亞洲之黑暗紛亂已至極點，亦正鷄鳴不已光明即將來臨之時。（三月廿三日）

中共的文藝整風

王章陵先生著，全書計二六四面，24開本平裝一冊，舉凡中共摧殘文藝，迫害文藝工作者之罪行，無不羅列概括，并以文學與藝術尺度，予以批判。售價每本新台幣陸拾元整。